# 野獲編

# 野獲編卷二目錄

列朝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 列朝

### 世宗入紹禮

世宗從興邸入纘初至京城外駐蹕行殿禮部具議如
皇太子卽位禮上謂長史袁宗皋曰遺詔以吾嗣皇帝
位非皇子也輔臣楊廷和等請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
以待勸進上不許輔臣輩不得已乃以慈壽皇太后令
旨內外臣民卽於行殿上牋行三勸進禮盇上繼統不
繼嗣之說早已定於聖心張桂等建白不過默窺其機

耳是年九月章聖太后自安陸至京禮部具議從崇文門進東華門上不允命再議由正陽左門進大明東門上又不從令再議而諸臣又執前說上乃親定其儀從正陽中門直入以至他門及大內皆然此旨巳下大臣等不敢復違乃禮部具奉迎聖母鳳轎儀仗請用王妃禮如故事中旨批出竟命治母后鸞儀以往此時儀注已俱云聖母又何待嘉靖三年之稱本生皇太后與夫七年之直稱聖母皇太后而始定耶諸臣紛紛哭諫伏闕者徒自取僇譴耳然事君則當如此矣

引祖訓

世宗之入紹也用武宗遺詔曰皇考孝宗親弟興獻王長子聰明仁孝倫序當立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郎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按兄終弟及祖訓蓋指同父弟兄如孝宗之於獻王是也若世宗之於武宗乃同堂伯仲安得援爲親兄弟時草此詔者爲楊文忠廷和旣妄引祖訓後張桂議起復改口援宋濮安懿王故事以拒之持論不堅遂終不能勝今上之二十一年建儲事久不定上忽出御劄有待嫡之議時王大倉新從里中起當國擬兩旨以進一爲册立定期一則云中宮年少且待數年後有嫡立嫡無嫡立長以遵祖訓今且並

封三王以俟之上竟出待嫡之旨於是舉朝譁然謂祖訓所云有嫡立嫡無嫡立長乃藩王嗣爵之例非天家也上雖震怒王自認係旨偶誤之罪上曰卿既認罪罷朕何地未幾而並封事亦寢矣待嫡之說沈商邱鯉爲宗伯時亦曾私建此議但王以祖訓爲證則悞矣王出一時倉卒姑以臆對亦理勢所有楊文忠時上不豫已久籌度推敲當無剩義猶不免舛謬如此何耶二公俱一代名臣初不以此貶望然授後生以話端致其彈舌相譏可見通今之難勝於博古

世室

世宗登極後張桂議更興獻王尊號是時附和者尚少且興獻王亦旣安祀於觀德殿矣嘉靖元年九月聽選監生何淵繼璁上言力請追考興獻王且加帝號立世室於京師不宜遠在安陸上是其言命會議無一人應者時廷臣惛之選陝西平凉縣主簿以去屢爲上官笞撻自訴乞改京職乃拜光祿珍羞署丞時嘉靖四年之春則獻皇帝稱考久矣淵至京又上疏請立世室祀獻考於太廟下禮部議時席書爲尚書正大禮貴人也力言其不可上不允令會多官詳議以聞時張桂並爲學士各抗章力阻乞罷會議亦不見從至禮部再議廷臣

俱有異詞上又命復議張桂等又爭之疏僅報聞命席書又會文武大臣科道議無一人以爲可者上命內臣傳示必欲祔廟而後已席書上密疏勸止乃令止議世室于是何淵復上禰廟正議上亦下之禮部禮臣乃會議立廟京師別爲祭享亦無不可且引漢宋故事爲證上親定其名爲世廟命於太廟左右擇日興工時禮臣疏中有云待獻王服盡之日與孝宗一同祧上乃又遣內臣諭旨更議部覆以爲此宜俟百年聖君賢相自定之上又不悅令別議部乃議請於世廟另建一室爲祧廟上不從云旣別立廟則與太廟不同以後子孫世世

奉祀不遷事遂定而議禮諸臣如黃宗明黃綰皆疏乞
速正何淵謬議之罪止報聞而已比廟工興何淵又疏
以新廟神路迂遠宜別開路與太廟同門於是羣議謂
改別路當壞垣伐木震驚宗廟上大怒責對狀於是張
桂等又疏諍之宜如初議上乃命拆神宮監對房通路
蓋淵之橫恣求榮如此張桂等亦厭恨之矣淵以大禮
集議書成陞上林右監丞其年十二月淵又上疏奏以
席書格其世室諸疏請將以前後疏增入重修續編上
又下之禮部時席書目疾不能出乃上疏乞召王守臣
及議禮臣方獻夫等增修其何淵章奏紕繆不可采上

又諭席書將續修事理直對以聞書不得已奏請將世廟事編次爲上下二卷上允之命張桂諸人爲纂修官六年淵又進大禮續奏一部并疏己倡議立廟之功數十萬言上命付史官既而明倫大典成淵已陞太僕寺丞又上疏謂大典中壽安皇太后今進爲太皇太后矣請改在昔之誤稱庶爲全禮全書上以已經進呈不許且云毋得再擾上亦厭惡之矣淵猶不悟十八年二月上言璁等沒其太廟世室之說私棄其疏爲五卷進之月訐璁引漢哀別廟之謬上怒甚謫爲湖廣永州衞經歷譊譊狂瀆者凡八年而始逐天下快之

御製元夕詩

世宗初政每於萬幾之暇喜爲詩時命大學士費宏楊一清更定或御製詩成令二輔臣屬和以進一時傳爲盛事而張璁等用事自愧不能詩遂露章攻宏謂其以小技希恩上雖不詰責而所出聖製漸希矣上常命一清擬賦上元詩進呈有愛看冰輪清似鏡之句上以爲似中秋改云愛看金蓮明似月一清疏謝以爲曲盡情景不問而知爲元宵矣聖資超悟殆非臣下所及信乎非一清所及也惜爲璁輩所撓使天縱多能不遑窮神知化耳

定策拜罷迴異

世宗自興邸入紹諸宰輔翼戴之功良不可沒如楊新都蔣全州毛東萊世封伯爵固其宜也費鉛山時在林下至上御極後召還入閣亦得世襲錦衣指揮使而梁南海時爲次揆位在蔣上竟無寸賞已爲可異至如駙馬崔元以親奉金符迎立於邸中遂進封金山侯世襲而梁以輔臣偕奉符以往獨無涓滴及之又何說耶若云梁儲扈武宗南征不能力諫以是爲罪則蔣冕罔同侍六飛往還何得獨求多於梁也蓋是時新都受遺爲物情歸嚮而梁素不爲楊所重以故世宗以四月廿二

日登極梁即以五月五日見逐慕相新朝僅十餘日且其後議禮貴人方獻夫霍韜彭澤輩俱南海人也舊不平久矣乘機而發至指新都爲元惡爲逆臣必削其籍成其子著之丹書而後快亦新都有以取之最後高岱著鴻猷錄遂謂鎭國朱壽之出梁以死捍詔而薛氏憲章錄又以草勅屬之新都皆方霍餘唾也楊廷和去位次年上念梁儲定策迎駕功廕一子世襲錦衣指揮同知特命太監戴永往諭意儲力辭上嘉其讓特允所請加廕其子中書爲璽丞時大禮已定楊以議禮失上意而毛蔣亦以傅會廷和相繼謝事上始追錄梁舊勞梁

謝疏中自陳無功詞旨抑揚微露去國之由且引蔣毛二輔不受廕爲比而無一語及廷和其不慊可知矣又一年梁殁上眷之不衰飾終之典大備又一年而明倫大典成新都奉本當僇市姑宥爲民之旨蔣毛亦削住而梁不及也乃知禍福吉凶倚伏無常非人力可爭矣

嘉靖初議大禮

世宗欲考興獻帝其議合得大用者七人以稱大禮用者五人言大禮用而不終者四人此王弇州紀之張孚敬傳後者也然用而不終者其人尚多今略記於後嘉靖元年壬午冬月山東歷城縣堰頭巡檢方濬建言欲

勸獻王其說與張璁同此宜與張桂俏受賞竟不見登
進繼之者爲致仕訓導陳雲章革退儒士張少連敎諭
王价亦不聞優擢後惟雲章爲霍韜所薦起陞國子博
士轉太僕寺丞而已此皆進議最先者稍後有南京通
政司經歷金述者以官生入仕與黃綰同亦疏稱張璁
之言爲是吏部陞爲隨州知州致仕去後得起爲武昌
府同知至工部員外而止其位去黃綰遠矣嘉靖三年
原任給事中陞僉事陳洸以議大禮復職尋以他事遞
解原籍爲民七年霍韜薦起陞一級十二年南京考察
以貪斥則韜以憂去不及救矣三年九月錦衣衛革職

百戶隨全光祿寺革職錄事錢子勳上言獻皇帝當改
葬北京之天壽山以會議不同而止二人廢罷如故五
年大禮書成王价錢子勳復職給事中解■謂二人皆
考察斥官不可壞典制從之四年有致仕縣丞歐陽欽
薦席書及張桂等宜另給誥命上允之而欽無所加賞
五年十一月南寧伯毛良及百戶陳紀以議禮求陞旨
陞紀一級良不■至嘉靖十年光祿寺廚役王福錫衣
千戶陳昇又祖隨全之說力請遷獻王梓宮葬於北上
又命會議禮部尚書李時工部尚書趙璜等極論其不
可得寢未幾而緣事監生詹啓洺州武縣杜承美爲民

兵馬同密湖廣生員蕭時用致仕僉事甯河又勦前說託名地理請遷顯陵尚書汪鋐駁之上不允命禮部會議宗伯夏言乃言此事前禮部尚書席書今大學士李時皆極言於昔又尚書趙璜言尤切至望聖明獨斷勿爲羣議所惑上大悟下旨曰卿言良是朕奉聖母慈訓謂陵不可輕動奏擾諸人本當拿究姑宥之再犯者必置重典繼而湖廣壁山縣聽選官黃維臣等又數奏遷陵寢上廉知其妄有希冀命錦衣衛逮下獄治罪於是遷陵一說無復及之者矣是年歸州南邏口巡檢徐震請於安陸州建立京師上下禮部議云京師之建於典

禮無據當依太祖龍興濠州改州爲鳳陽府故事陞安陸州爲府詔從之命改建府賜名承天而徐震無寸賞也至十一年而廣平府教授張時亨上言皇考當有天下請更定廟號稱宗自皇上誕生之年追改鍾祥年號不用正德紀年以昭皇考受命之符皇上當效古人刻木爲皇考聖像朝夕侍立以決萬幾仍請聖母改衣帝服正位内廷上執太子禮關決政事於是禮部參奏其罪上責以大禮久定時亨假建言希進又潛住京師著法司訊問後以時亨有心疾姑褫其職十二年山西蒲州諸生秦鏜伏闕上言孝宗之統已訖於正德則獻皇

於孝宗實爲兄終弟及陛下承獻皇之統當奉之太廟
今張孚敬乃别創世廟永不得與昭穆之次是幽之也
上大怒謂其毁上訕君大肆不道下錦衣拷訊主使之
人鍾服妄議希恩實無主者乃命比妖言律坐死繫獄
自是言禮者知獻議無賞亦稍稍息矣至何淵之建世
宗豐坊之宗獻王雖其說得伸要俱無賴之尤别紀詳
之

帝社稷

嘉靖十年上於西苑隙地立帝社帝稷之壇用仲春仲
秋次戊日上躬行祈報禮蓋以上戊爲祖制社稷祭期

故抑爲次戌內設幽風亭無逸殿其後添設戸部尚書或侍郎專督西苑農務又立恆裕倉收其所穫以備內殿及世廟薦新先蠶等祀蓋又天子私社稷也此亙古史冊所未有自西苑肇興尋營永壽宮於其地未幾而元極高元等寶殿繼起以元極爲拜天之所當正朝之奉天殿以大高元爲內朝之所當正朝之文華殿又建清馥殿爲行香之所每建金籙大醮壇則上必日躬至焉凡入直撰元諸倖臣皆附麗其旁飾閣臣亦晝夜供事不復至文淵閣蓋君臣上下朝眞醮斗幾三十年與帝社稷相終始至穆宗紹位不特永壽宮夷爲牧場并

西苑督農大臣亦立裁去矣西苑農務凡占地五頃有餘役農五十人老人四人騾夫八人每人日支太倉米三升仍復其身耕畜則從御馬監支糧草先是工部蓋農舍築牛宫造倉廒順天府歲進穀種比其穫也戶部以本年所入之數上聞葢自夏言皇后親蠶之說行於是農桑並舉以復邃古神農之政未幾親蠶禮即廢而農務則終世宗之世焉今西苑宫殿久撤惟無逸幽風尚存仍爲至尊親稼之所

景靈宫

宋世建景靈宫於汴京凡祖宗帝后御容俱陳設其中

以表羹墻雖非古制亦後王孝思也本朝事先典制極
備獨此禮未講直至嘉靖十五年造獻皇帝廟於太廟
之東附其傍時營建名世廟者遂空寂無所用始移列
后列帝神像於其中改名曰景神殿其後殿則曰永孝
以示尊崇蓋前此雖藏之禁廷未有專地專名也至十
八年又命帝后忌辰俱列祭於景神永孝二殿最合宋
世所行舊典至二十四年而罷還其祭於奉先殿此宮
神御雖存而昭告駿奔絶迹矣桉景靈宮在宋不特人
主四時躬禮卽大臣遇有除拜俱行謁謝聖朝欽事幸
世宗修舉而禮數簡略識者猶有遺恨云

## 配天配上帝

世宗既分祀天地於南北郊矣其後以太祖太宗並配天爲非禮遂省去太宗之祀蓋陰爲獻皇地也至嘉靖十七年諛臣豐坊言請仿古明堂之制加獻皇宗號以配上帝上意甚愜遂以其年九月舉明堂大享禮於大內尊獻皇稱睿宗更上昊天上帝號爲皇天上帝而以睿宗配享蓋用周禮故事按上帝即天豈有分祀爲二之禮此舉在古人已屬支離至於昊天皇天更易名號尤爲贅詞蓋世宗熟揣獻皇之不可配天故抑而從明堂之說至穆宗登極并大享禮罷之眞千古卓見宋徽

宗政和間上玉帝尊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眞體道昊天玉皇上帝葢循眞宗舊稱而益以昊天字也其事與嘉靖相似

會典失載

嘉靖八年開局重修會典時副總裁詹事霍韜等上疏其略云臣等將舊典繙閱見洪武初年天下田額以至宏治十五年如湖廣田額二百二十萬今存二十三萬失額一百九十七萬河南額田一百四十四萬今存四十一萬失額一百三萬自洪武至今百四十年矣天下田額已減如此再數百年減失不知如何乞勅戶部考

訂又天下戶口洪武初年一千六十五萬宏治四年承平已久戶僅九百一十一萬乞勅戶部覈實天下藩府洪武初年山西晉王府歲支祿一萬石今增郡爵而下共支八十七萬石有奇則加八十七倍矣乞勅禮部稽纂俾司計者計之處之天下武職洪武初年二萬八千餘員成化五年增至八萬一千餘員錦衣官洪武初年二百一十一員今增一千七百餘員此成化巳前耳若宏治巳後尙未之及也乞勅兵部稽纂俾司計者何以處之再按內臣監局官祖訓置職甚詳惟宏治年間儒臣失考不及纂述致皇祖聖制不得而知乞勅禮部行

司禮監備查洪武年職掌員數列聖來欽差事例及今
日員數送館修纂臣等觀周禮內監統天官今監局事
例多由禮部若遵祖訓添修內臣職掌亦聖朝禮以制
治之意至刑工二部都察院累年匠役之制官府供應
之式四方物料之准律令異同之宜太祖俱有定典在
惟宏治間庸臣舞智更為新例盡壞成憲乞勑廷臣刪
斥訂積年之陋得旨令各衙門備覈沿革定數送付文
館按霍疏最切時弊至查考內官冗濫尤為吃緊世宗
雖俞允嚴稽迄至書成猶循宏正之舊至今上再修時
則江陵公為政交懽璫寺惟恐稍失其懽欲如霍渭厓

言言刊補難矣惜哉

駁正大禮

大禮定後舉朝緘口而遠外下吏及胄言以糾其非者又二人嘉靖九年福建平和知縣王祿者疏請建獻帝廟於安陸封崇仁王以主其祀不當考獻帝伯孝宗以涉二本之嫌宗藩之子有幼而岐嶷者當預養宮中以備儲貳之位上斥其言下巡按御史逮治比疏下則祿已先解印歸矣御史坐以避難在逃律詔罷職不敘按祿前封崇仁之說即上初年楊廷和議也次預養宗子之說即他日薛侃所建白也楊薛俱蒙重譴而祿以小

臣擅興此議且其時明倫大典已頒行踰年璁正位首
揆萼爲次輔不聞起而翼詩昌言使𨚍僅以微罪行其
人亦幸矣至十一年原任山西霍州知州陳采者又上
言祖訓兄終弟及指同父而言耳武宗遺詔謂陛下乃
孝宗親弟興獻王之長子倫序當立非與武宗爲兄終
弟及也楊廷和誤主濮議與初詔自相矛盾張孚敬謂
陛下不當繼嗣孝宗止繼統於武宗因以爲兄終弟及
事皆無稽難以施諸宗廟旣明知其非又■成薛侃之
謀以陰壞祖宗成法楊廷和雖蒙斥罰而心跡不明張
孚敬首開議禮之端而乃那移祖訓誣罔先帝疑誤聖

朋當先正典刑乞將明倫大典所載事情輕重各論如
律疏上上大怒謂大典朕所裁定行天下久矣乃輒敢
妄議命錦衣衛逮送法司拷訊陳采此論又并新都永
嘉議論一概掀翻其詞辨而譎乃亦無駁之者時永嘉
以陷薛侃甫去國桂安仁又病死內閣輔臣唯方南海
爲議禮貴人然而新入又性和易不願與人競也蓋大
禮雖定不旋踵而即紛紛若此況後世乎

獻帝稱宗

獻皇帝之稱宗也非張桂意也始於何淵之世室至四
年淵復申前說上惑之下其事禮部會議時席書新以

議禮得上眷拜宗伯力止且曰昔者獻考觀德殿成醫士劉惠欲更殿名已蒙聖斷發戍邊衛臣上議曰假使張璁桂萼謂獻帝可以入太廟非獨諸臣欲誅臣當先擐臂誅之今何淵欲以御定殿名改同文武世室臣昧死以爲不可上不允至學士璁萼及太宰廖紀咸力言其非且共請重治淵罪猶不許至兵部尚書金獻民乃謂停爲別廟京師之說上始允行至十五年又命改世廟爲獻皇帝廟與九廟竝列其稱宗祔廟上心知其不可亦不復再議繼而猶有請者上嚴治論死事寢久矣直至十七年四月原任通州同知豐坊遂請加尊皇考

獻皇帝稱宗祀明堂以配上帝禮部尚書嚴嵩覆奏謂
皇帝當如所奏稱宗則未安上必欲行坊言戶部左侍
郎唐胄力持以爲不可上震怒下胄獄訊治於是嚴嵩
等改口奉命進獻皇爲宗一如坊議坊父豐熙以翰林
學士率修撰楊愼等諸詞臣於嘉靖二年痛哭闕下撼
門長跪力辨考興獻之非廷杖瀕死下獄遠戍至嘉靖
十六年恩詔大霈部議赦還上許盡還諸臣獨豐熙楊
愼等不宥是年熙卽卒於戍所坊之入都獻諛距其父
歿時尚未小祥也不忠不孝勇於爲惡一至於此上旣
以獻皇明堂配上帝稱宗入廟居武宗之上聖意始大

愜無遺恨而坊仍罷歸田里老死不敘坊素有文無行以故世皇用其言薄其人聖哉神哉坊歸至十八年又上慶雲雅詩一章命付史館而坊終不召坊字存禮浙之鄞人舉解元高第初爲南考功郎謫是官旋以察罷既兩獻諂不售居家益狠戾不爲鄉里所容出游吳越間以善書知名稍用自給而與人交多不終偶有不諧輒爲文詛之於九幽晚年尤甚人皆厭憎之困阨以死隆慶元年禮科給事中王治建議欲奉還睿宗於世室上不允至今上登極禮科都給事陸樹德又疏言穆宗祔廟則宣宗當祧不如仍以世廟祀睿宗而免祧宣宗

事雖不行識者韙之

邵經邦議禮

明倫大典行後張璁被劾遣歸尋即召還刑部員外邵經邦者以陽月日食上言議禮貴當用人貴公陛下私議禮之臣是不以所議者爲公禮也夫禮惟當乃可萬世不易使所議非公禮則固可守也亦可變也可成也亦可毀也陛下果以禮爲至當欲子孫世守莫若厚其賚與全其終始以答議禮之功然後專選碩德置諸左右使萬年之後廟號世宗不亦美乎上大怒謂朕私議禮諸臣自比茅焦之諫訕上無禮逮下詔獄訊治已請

付法司擬罪上以非嘗犯不必擬竟發邊衛充軍經邦之疏語簡而該即張桂聞之亦無辭置辯但人主生前未有臣下輒擬謚號者惟曹魏大臣預尊明帝爲烈祖貽千古笑端經邦敢於英主初年肆言至此即茅焦所不道也而僅以戍行豈世宗二字已默契聖衷遂從末減與其後上升遐廟號竟符二字若經邦者固得氣之先耶

## 更正殿名

太祖初定大朝會正殿曰奉天殿門名亦如之其後文皇營北京仍其名後燬於火世宗更其名曰皇極而華

殿則曰中極謹身殿曰建極蓋取洪範之義而議者
以爲洪範中更有六極字面相同意義不美然上方親
定禮樂薄視百王少忤卽立糜無救正者至隆慶初元
而御史張檟請改仍太祖舊號時鬲儀爲大宗伯以爲
皇考所定且遺詔中多所釐正獨不及殿名乞存之以
存三年無改之義遂不果易按太祖奉天二字實千古
獨見萬世不可易以故祖訓中云皇帝所執大圭上鐫
奉天法祖四字遇親王尊行者必手秉此圭始受其拜
以至臣下誥勅命中必首云奉天承運皇帝太宗繼之
一切封拜諸功臣必曰奉天靖難其次曰奉天翊衛奉

天朔運至列聖所封者無論爲功勳爲恩澤爲文武亦
必奉天爲號至今不改若皇極建極本屬一義而中極
尤爲無出穆宗初元未忍遽改於聖孝宜然今殿與門
再罹祝融鼎建在邇仍用太祖初號亦是機會使然有
識大臣必有起而建明者完顏氏上京宫殿其正寢取
名乾元殿蓋襲唐世舊號至天眷元年改名皇極殿則
亡金先已稱之尤爲不典張侍御疏後原任山東副使
王世貞亦有復殿名疏不允行其與張侍御同時則有
太監李芳請改南北郊合祀天地如國初典制禮臣亦
執不許蓋以議出中官其後今上甲申議崇祀陳獻章

於孔廟禮臣爲沈鯉亦疑大璫張宏主之不肯行而內閣竟票發多官會議允祀由是與政府不叶其事與隆慶中李芳正相類李芳者能讀書喜諫諍穆宗於裕邸代滕祥柄事益發舒屢指上過舉積久不能平乃杖之百下法司論斬刑官毛愷等力爭之不能得其人亦金英覃昌之流亞也張宏繼馮保柄事亦有稱於時

## 玉芝宮

初世宗之建世廟也先名世室以奉皇考獻皇之祀既以世字礙後世稱宗改建獻皇帝廟既而獻皇祔廟稱宗遂閉世廟不復祀至嘉靖四十四年舊廟柱產芝之上

大悅更名玉芝宮欽定祀儀日供膳如內殿四時歲暮大小節辰牲帛諸品如廟祀穆宗即位禮臣以獻皇已同列聖臨享則玉芝之祀可罷況宗廟常禮如四孟大祫止行於太廟節辰忌辰止行於內殿國有大事止告太廟或內殿未有并告者今無所不祭告則列聖先帝將何以處之至於日供之膳宜倣南京奉先殿太祖例如舊奉設以存有舉莫廢之義上命如所議而議者猶以日膳為瀆云按玉芝之祀去世宗上仙僅匝歲說者謂上春秋高欲仿漢原廟衣冠故事存此舊朝肇舉盛典默示意於後俾尊奉禰廟傳之子孫為中興元祀如

漢光武晉武帝尚世孫嘗張本卽改太宗爲成祖亦聖
意慮及此耳未知然否

齋宮

西苑宮殿自十年辛卯漸興以至壬戌凡三十餘年其
間剏造不輟名號已不勝書至壬戌萬壽宮再建之後
其間可紀者如四十三年甲子重建惠熙承華等殿寶
月等亭既成改惠熙爲元熙延年殿四十四年正月建
金籙大典於元都殿又謝天賜丸藥於太極殿及紫皇
殿此三殿又先朞剏者至四十四年重建萬法寶殿名
其中曰壽憩左曰福舍右曰祿舍則工程甚大各臣俱

沾賞至四十五年正月又建眞慶殿四月紫極殿之壽清宮成在事者俱受賞則上已不豫矣九月又建乾光殿閏十月紫宸宮成百官上表稱賀時上疾已亟雖賀而未必能御矣自世宗升遐未匝月先撤各宮殿及門所懸匾額以次漸拆材木穆宗欲以紫極宮材重建翔鳳樓因工科都給事中馮成能力諫而止未歷數年惟存壞垣斷礎而已蓋玆地爲文皇帝潛邸舊宮因而入紹大位且自永樂以來無論升遐即嬪御無一告殞於此者故上意爲吉地而安之禁籞初起命名爲仁壽殿他如洪應雷壇上有禱必至如凝道雷軒上晝日常御

皆無跡可問惟清馥殿則整麗如故外門曰仙芳曰丹馨內亭曰錦芳曰翠芬流泉石梁頗甚幽致且松柏列植蒙密薇空又百卉羅植於庭開花時則今上亦時一游幸蓋其地又與萬壽宮稍隔故得免焉讀連昌宮詞數世後舞榭猶存轉眼已成蔓草悲夫○今西苑齋宮獨大高元殿以有三清像至今崇奉尊嚴內宮宮婢習道教者俱於其中演唱科儀且往歲世宗修元御容在焉故亦不廢至萬歷庚子五月忽下旨令見新凡費物料銀二十萬工匠銀十萬不過油漆一番而已然則修葺更當費幾何乃知當時徐文貞力主盡毀未爲無見

無逸殿

世宗初建無逸殿於西苑翼以豳風亭蓋取詩書中義以重農務而時率大臣游宴其中又命閣臣李時翟鑾輩坐講豳風七月之詩賞賚加等添設戶部堂官專領穡事其後日事元修卽於其地營永壽宮雖設官如故而主上所創春祈秋報大典悉遣官代行撰青詞諸臣雖係直於無逸之傍廬而屬車則絕跡不復至其殿惟內直工匠寓居彩畫神像并裝潢渲染諸猥事而已至上甲辰年翟鑾坐二子中式被議鑾辨疏以日直無逸為辭時上奉道已虔惟稱上元高元及元威元功而鑾

惟朴尙舉故事上大怒褫逐之此後幷殿亭舊名無齒及者矣世宗上賓未期月西苑宮殿悉毀惟無逸則至今存至尊於西成時間亦御幸內臣各率其曹作打稻之戲凡播種收穫以及野饁農歌徵糧諸事無不入御覽恭較上耕耤田時尤詳云今上甲申乙酉間無逸燼於火輔臣申吳縣等奏皇祖作此殿欲後世知稼穡艱難其慮甚遠非他游觀比宜以時修復上深然之今輪奐尙如新也

西內

世宗自己亥幸承天後以至壬寅遭宮婢之變益厭大

內不欲居或云逆婢楊金英輩正法後不無冤死者因
而爲厲以故上益決計他徙宫掖事秘莫知果否上旣
遷西苑號永壽宫不復視朝惟日夕事齋醮辛酉歲永
壽火後暫徙玉熙殿又徙元都殿俱湫隘不能容萬乘
時分宜首揆請移駐南城蓋故英廟爲上皇時所居也
天順間修飾完整實遠勝永壽上以當時遜位受錮之
所意甚惡之聞分宜言大不懌然是時方與三殿大工
縣官匱乏無暇他營分宜建議甚善但倉卒不及避忌
諱耳時華亭公爲次揆卽對云今徵到建殿餘材尙多
頃刻可辦且薦司空雷禮材諝足任此役上大悅立命

華亭子璠以尚寶司丞兼管繕主事督其役不三月宮成上大悅即日徙居賜名曰萬壽華亭進少師蔭子璠亦躐遷太常少卿雷司空禮加太子太保大匠徐杲者亦拜工部尚書分宜僅拜加祿銀幣之賜其年七月即有御史鄒應龍之疏分宜逐而世蕃戍矣分宜一生以逢迎稱上旨獨晚途片言稍逆頓失權寵豈天奪其魄耶○雷司空古和素名博洽居官亦以勤勞著績初以分宜同里厚善得官六卿時窺知上意已嚮華亭復去嚴事徐其營萬壽一事俱先有成謀因分宜失旨愈得間之以固寵分宜恨甚面詈之雷答語甚誖幾至攘臂

徐以此益厚之世宗上賓未幾萬壽宮殿悉已撤去僅存階礎若諸臣直廬更榛莽不可問矣而南內之完整則至今如故也識者謂華亭此舉於三年無改一段稍未諳解云雷在世宗末年又進少保再加少傅隆慶二年以上修祭樂器糜費劾太監滕祥詞旨甚激上不悅令致仕人議其迎合於先帝而觸忤於新朝借璫賣直云雷江西豐城人

代祀

嘉靖十一年二月驚蟄節當祈穀於圜丘上命武定侯郭勛代行時張永嘉新召還居首揆夏貴溪新倚命拜

宗伯不聞一言匡正獨刑部主事趙文華上言切責而
宥之時文華登第甫三年其辭嚴而確使其末路稍修
潔固儼然一直臣矣次年十一月大祀天於南郊又命
郭勛代之大小臣遂無一人敢諫者時上四郊禮甫成
且親定分祭新制遂已倦勤如此至中葉而高拱法宮
臣下不得望清光又何足異蓋代祀天地自癸巳始至
甲午後遂不視朝己亥幸承天還途中火災上僅以身
免因歸功神佑壬寅宮婢之變益以爲事元之效陶仲
文日重矣然邵元節實以嘉靖三年召入五年遂封清
微妙濟守靜修眞凝元衍範志默秉誠至一眞人給玉

金銀牙印章各一得密封言事是時鉛山費文憲爲首揆已不能有所諫正矣至其後進禮部尚書贈其父守義爲太常寺丞猶之可也又封其師范文泰爲清微崇元守道凝神湛默履素養和衍法輔教眞人則濫極矣至陶仲文更勸上以退居爲祈天永命秘術何論郊祀哉

## 聖誕忌辰同日

八月初十日爲孝慈高皇后忌辰而世宗皇帝以是日誕生及卽位禮臣毛文簡澄請先一日稱賀且并習儀及山呼之禮俱殺之行之二年矣至嘉靖三年又遇聖

誕時禮部爲汪文莊俊請節以是日先行孝慈奉祭禮然後嵩呼大慶一切如先朝故事上允之四十餘年不復輟則以孝慈雖開天聖母而上則藩王入嗣又中興聖主自不相妨也其時議者又云正月初三日爲孝莊忌辰然孝武二廟凡遇祭祀得衣大紅吉服爲比是又不然均爲在天之靈自不宜軒此輊彼若嗣君必當自盡其誠但普天臣子又欲申祝釐之敬則先凶後吉亦無不可使其事在宋朝又有洛蜀哭則不歌之爭成一大黨論矣

世宗聖孝

嘉靖丙午外計言官拾遺疏有貴州壽甸知府汪登不謹當斥吏部尚書廖紀覆疏謂登以母老赴官偶遲宜鐫秩示罰上命降職三級特改京官以便其母就祿葢上聖性至孝以登爲母被議故左其官實優之也其後陝西參議于湛者直隸金壇人以母老求改南方言官糾其詭避宜重懲上又命改江西便其迎養吏部侍郎董玘以聞母喪久不奔赴褫職葢錫類之孝如此○嘉靖間京師人張福欲圖賴鄰人張柱自弒其母謂柱殺之旣鞫得情且有福姊爲證上謂必不然再三研審刑官執如初讞上終不信竟坐柱辟葢上謂世間無弒母

之人也

講學見絀

世宗所任用者皆銳意功名之士而高自標榜互樹聲援者即疑其人主爭衡如嘉靖壬辰年御史馮恩論彗星而及吏部侍郎湛若水謂素行不合人心乃無用道學恩雖用他語得罪而此言則不以爲非至丁酉年御史游居敬又論南太宰湛若水學術偏陂志行邪僞乞斥之并毀所創書院上雖留若水而書院則立命拆去矣比湛沒請卹上怒叱其僞學盜名不許因以逐太宰歐陽必進其惜之如此至辛丑年九廟災給事戚賢等

因災陳言且薦郎中王畿當亟用上曰畿僞學小人乃敢薦植黨命謫之外湛王俱當世名流乃皆以僞學見斥至於聶雙江豹道學重望徐文貞力薦居本兵上以與儲僨事逐之徐不敢救比世宗上賓文貞柄國湛聶俱得恩贈加等湛補謚文簡聶補謚貞襄蓋二公俱徐受業師在流遷一脈宜然而識者以爲溢美非世宗意矣若王文成之歿在嘉靖初年既靳其䘏典復奪其世爵亦文貞力主續封備極崇異而物論翕然推服蓋人情不甚相遠也王龍溪位止郎署且坐考察斥不得復官故文貞不能爲之地即隆慶初元起廢亦不敢及之

第爲廣揚其光價耳○湛文簡之學以隨處體認天理爲宗而不免失之迂腐如勸世宗求嗣必收斂精神上曰既欲朕收斂則不必如此煩瀆其時卽巳厭之矣聶貞襄在本兵曲庇分宜孫嚴鵠冒功爲時所薄及罷官南還遇倭亂暫留吳門人問何以禦倭則曰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聞者竊笑如此經濟何以支俺答哉惟王龍溪聰明機警辨材無礙聞其說者解頤心折卽王文成當時亦歎服以爲門牆第一人至徐華亭又爲同心至友推奬贊歎如司馬公之與邵堯夫又龍溪性好游以故安樂行窩所至四方共重踰於王公同時同

鄉錢緒山唐一庵諸公俱不爾也

進詩獻諛得罪

古今獻詩文頌聖者史不勝紀然惟世宗朝最爲繁夥乃遺際亦自不同如嘉靖四年天台知縣潘淵進嘉靖龍飛頌內外六十四圖凡五百段一萬二千章效蘇蕙織錦回文體以獻其用心亦勤矣上以其文字縱橫不可辨識命開寫正文再上之然其時不聞有賞尙不聞被罰也至嘉靖十三年朝天宮道士張振通奏臣祝釐之暇作中興頌詩二十一首金臺八景武夷九曲皇陵八詠以及瑞露白鵲白兎俱有詩上進乞賜宸翰序文

下部議以猥鄙陳瀆僭踰狂悖希圖進用詔下法司逮
繫訊問則進謏希恩反得譴矣然猶黃冠也嘉靖二十
六年朝覲竣事上敕諭天下入覲官員此不過循例套
語耳而給事中陳棐者將敕諭衍作箴詩十章上之上
大怒謂棐舞弄文墨輒欲將此上同天語風示在外臣
工甚爲狂僭令自陳狀棐服罪乃降調外任棐卽議帝
王廟斥去元世祖者素善逢君不謂求榮得辱然前此
乙未年春正月朔大雪上諭大臣曰今日欲與卿等一
見但蒙天賜時玉耳禮卿夏言卽進天賜時玉賦以獻
上大悅以忠愛褒之甫踰年而入相矣此非上同聖語

乎乃知富貴前定聖主喜怒偶然值之容悅無益也

賀嘻鳥獸文字

世宗朝凡呈祥瑞者必命侍直撰元諸臣及禮卿爲賀表如白龜白鹿之類往往以此稱旨蒙異眷取卿相然在先朝固亦有故事如永樂間北京得白鵲時仁宗監國命宮臣撰表爲賀楊士奇以爲不着題即賀白龜白鹿亦可仁宗即命士奇改作云望金門而送喜馴丹陛以有儀又云與鳳同類蹌蹌於帝舜之庭如玉其翬翯翯在文王之囿仁宗大喜云方是帝王白鵲命撤內膳賜之士奇之見知此亦一也其後世宗朝胡宗憲進白

鹿諸生徐渭作表一時傳誦而上不及知及禮卿吳山賀表實祠部郎徐學謨所作爲上特賞未幾山以不賀日食閑住未嘗得表文力也最後西苑永壽宮有獅貓死上痛惜之爲製金棺葬之萬壽山之麓又命在直諸老爲文薦度超升俱以題窘不能發揮惟禮侍學士袁煒文中有化獅成龍等語最愜聖意未幾即改少宰陞宗伯加一品入內閣祇半年內事耳同一禽畜同一諛詞而遇不遇如此○拔白鵲爲瑞僅見於曹子建魏德論嘉靖十年鄭王厚烷貢二白鵲上大喜命獻宗廟及兩宮頒示百官廷臣爲鵲頌鵲賦鵲論者盈廷遂爲獻

瑞作俑癸亥年八月湖廣巡撫徐南金獻白鵲云出自
景陵羣臣表賀昔楊椒山喜鴉惡鵲謂鴉忠鵲佞也鵲
身爲佞又導人以佞然楊文貞已先學鵲矣何論嘉靖
諸人至若厚烷晚年又極諫世宗事元上大怒革爵錮
之高牆至穆宗卽位以忠正見褒還爵復國是又始鵲
而終鴉矣極堪捧腹○先是宏治十七年大名府元城
縣民家烏巢中生一白雛因收豢之及長瑩潔如雪時
孝肅太皇太后上仙未久咸以爲上孝感所致遂表獻
之朝上不受却還甫踰年而孝宗亦鼎成矣白烏較鵲
不知孰佳然爲災不爲祥如此使在嘉靖朝縣貴者不

知幾人矣

廟議獻諂不用

嘉靖中太廟被災尋即鼎建時尚寶司丞桂與首上議請增建廟制倫次繪圖上之其意在尊睿宗也上不悅下法司鞫之擬以納贖還職上特命冠帶閒住與即諛臣萼之子將竊父故智取寵不意其遭斥也又數月國子監司業江汝璧請備親廟謂上享祀宗宮考廟不可獨缺宜奉皇考入居昭廟又請預立世室以待皇考其言無非尊興獻以媚上而上不省其冬上自下諭仍復舊制太祖正南面之位成祖以下及睿考俱同堂而序

享畢各歸於寢已如敕奉行矣次年甲辰又會議同堂
異室之制時江汝璧已遷爲左庶子矣又上言皇考入
廟宜遷於穆廟之首與成祖對峙三昭三穆列於前成
廟睿廟㫖於左右葢欲以興獻爲百世不祧之主也又
贊善郭希顏則請如太祖立四親廟以明未有無父之
國無非爲睿考計久遠而上皆報寢不踰歲汝璧已進
少詹事坐科場事革職爲民希顏陞中允謫遐副罷歸
矣葢上入紹之初大禮未定人心方搖故貴張桂諸臣
以招徠天下至是且二十年矣稱宗入廟禮無可加而
此輩憸邪猶仍伝習爲橫飛直拜之地甫出口而上巳

洞悉其奸斥逐不已而郭希顏遂以弔奇至殺身豈非下愚之尤哉就江郭兩疏細詳之則汝璧之議尤爲狂恣蔑禮

## 捐俸助工

嘉靖二十年辛丑九廟被燬更建時邊餉亦告匱太宰許讚議借百官之俸上以非盛世事已之眞得治朝大體今上甲申大峪壽陵興工閣臣亦議令百官捐俸上不許蓋養廉爲重亦體羣臣之一也頃三殿之災羣僚又欲捐俸助工會議於中府一御史奮筆書曰主上好貨諸公捐俸是矣倘主上好色諸公何以處之皆赧然

退散其後各衙門公疏或各官私疏以捐俸爲請主上亦欣然俯從自此以後爲開礦爲抽稅徧大地皆以大工爲名不復能遏止矣

工匠見知

世宗旣以剏改大禮得愉快於志故委眦春曹特重如言如嵩如階爲宗伯時其寄託已埒輔相又以掀翻大獄疑刑官皆比周撓法立意摧抑之郎賢者多不以善去至末年土木繁興冬卿尤難稱職一切優游養高及遲鈍不趨事者最所切齒誅譴不踰時刻最後趙文華爲分宜義子歐陽必進爲分宜妻弟特以貪戾與闒茸

相繼見逐權臣毫不能庇而雷豐城禮以勤敏獨爲上所眷倚即帝堯則哲之明何以過之終上之世雷長冬暫無事不倚辦即永壽宮再建雷總其成而木匠徐杲以一人拮据經營操斤指示聞其相度時第四顧籌算俄頃即出而斷材長短大小不爽錙銖上暫居玉熙幷不聞有斧鑿聲不三月而新宮告成上大喜以故尚書之峻加金吾之世廕上猶以爲慊也杲亦謙退不敢以士大夫自居然其才自加人數等以視文華必進直樸樕下材耳○按奉天等三殿幷奉天門災在嘉靖三十六年四月時上迫欲先成門工以便朝謁而文華不能

鳩僝屢疏遷延上大怒之其官而用必進甫匝歲門成必進得一品則督工侍郎雷禮有勞而躬自操作則徐杲一人力也又三年而殿工無完期必進以司空爲苦海營改左都而上怒矣甫一月分宜又勸上改必進吏部而聖怒遂不可解先革孤卿并兼官未幾并尚書奪之其去工部半歲耳明年而三殿告成矣然先一年永壽宮巳災旋奏工完不特禮得一品杲得正卿而華亭亦因以進少師乃子尚寶丞璠躐拜太常少卿識者不無代爲恧焉時分宜以子世蕃官工部侍郎反不得監工求與璠同事而上峻却不許退而父子相泣不兩

月禍起矣比三殿落成時徐某已稱尚書上欲以太子太保寵之而徐華亭力沮謂無故事得中止僅支正一品俸雷亦僅以宮保轉官傳其他在事諸臣陞賞亦止不行僅拜銀幣之賜以較永壽宮加恩百不及一矣時上愛念某不已倘再有營建某必峻加即華亭亦不能尼也

觸忌

古來人主多拘避忌而我朝世宗更甚當辛巳登極御袍偶長上屢俛而視之意殊不愜首揆楊新都進曰此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天顏頓怡晚年在西苑召太醫

院使徐偉察脈上坐小榻衮衣曳地偉避不前上問故偉答曰皇上龍袍在地上臣不敢進上始引衣出腕診畢手詔在直閣臣曰偉頃呼地上具見忠愛地上人也地下鬼也偉至是始悟喜懼若再生又乙丑會試第一題爲綏之斯來二句下文則其死也哀上巳惡之矣第三題孟子又有兩夷字時上苦虜之擾最厭見夷狄字面至是大怒欲置重典時主文爲高新鄭賴徐華亭詭辭解之而止然初年講章有進曾子有疾章去却人之將死一節上謂死生常理有何嫌疑促令補進又似豁然無所諱者葢進講時講官爲學士徐瑨上方富於春

初嗣位未久樂聞啓沃恐臣下有所避諱故示優容至乙丑之春上年已六旬不豫且久宜其倦勤多疑也○按世廟晚年每寫夷狄字必極小凡詔旨及章疏皆然蓋欲尊中國卑外夷也而新鄭出題犯之又有前一題益疑其詛呪矣高之得免謂非全出華亭不可新鄭晚途與徐講和書亦引先帝見疑賴公調解爲言亦是天理難泯處○宋南渡後人主書金字俱作今蓋與完顏世仇不欲稱其國號也至高宗之劉貴人寧宗之楊后所寫金字亦然則宮闈亦改用矣然則世宗之細書亦不爲過

正嘉御寶之燬

御寶凡十七正德九年甲戌大內遭火寶璽散佚至嘉靖四十五年之冬則世宗巳不豫久矣乃下詔曰先朝甲戌遇災御寶凡六其五巳遭燬命所司覔美玉補造想十七寶者大半範金爲之而此六璽乃玉製耶然嘉靖十八年上又添製七顆合之世守者爲廿四矣辛酉西苑之災則歷代所傳盡付煨燼所少奚止五寶意者聖主諱言而託之甲戌耶

符印之式

秦天子六璽唐始有八寶宋世尙循其制至徽宗而加

九南渡至十一皆非制也本朝初有十七寶至世宗加
製共七今掌在符臺者共二十四寶蓋金玉兼有之若
中宮之璽自屬女官收掌更有太祖所作白玉印中厚
藏之紀以賜孝慈后者至今相傳寶藏若歷朝太后則
每進徽號一次輒另鑄新稱一次皆用純金此故事皆
然其臣下印信則文武一品二品衙門得用銀造三品
以下俱用銅惟以式之大小分高卑兩京兆雖三品印
亦銀鑄則以天府重也以上俱用九疊篆文不知取義
謂何唐宋以來竝無此篆法蓋創自本朝意者乾元用
九之意乎巡按御史用方印其式最小比之從九品巡

檢僉道衙門尚殺四之一又百官印止一顆惟巡按則有循環二印以故拜命即佩印綬且其文八疊與大小文武特異豈以斧繡雄劇特變其制耶此外則各鎮掛印總兵官如征南征西鎮西平羌鎮朔征蠻平蠻征虜諸將軍俱銀印視一品稍殺二品稍豐獨以虎為鼻鈕尸象文為柳葉則百僚中所未覩其他添設大帥雖事體不殊而另給關防與督撫文臣無異矣明興無正任大將軍國初徐武寧達會一領之其他則必帶軍號如徐達藍玉馮勝邱福盛庸領征虜楊洪朱永領鎮朔仇鸞領平虜俱得稱大將軍而印之制無可考據矣內閣

大學士位不過五品而所用文淵閣印僅一寸七分略
似御史巡方印乃亦用銀視一二品其重可知且玉筯
篆文與主上御寶書法相埒宜其權超百辟也邱福北
征失律并印亦亡屢購不得後於沙漠夜吐光怪始蹤
跡得之仇鸞病篤藏印內寢忽躍出於地有聲尋奪印
暴死戮屍而文淵閣印自今上丙戌失後再鑄則閣權
漸削陵夷以至今日巷將相二大柄關於印章如此

嘉靖青詞

世廟居西內事齋醮一時詞臣以青詞得寵眷者甚衆
而最工巧最稱上意者無如袁文榮煒董尚書份然皆

誕妄不典之言如世所傳對聯云洛水元龜初獻瑞陰
數九陽數九九九八十一數數通乎道道合元始天尊
一誠有感岐山丹鳳兩呈祥雄聲六雌聲六六六六三十
六聲聲聞於天天生嘉靖皇帝萬壽無疆此袁所撰最
爲時所膾炙他文可知矣時每一聚醮無論他費卽赤
金亦至數千兩蓋門壇扁對皆以金書屑金爲泥凡數
十盌其揉筆中書官預備大管泚筆令滿故爲不堪波
畫狀則袖之又出一管凡訖一對或易數十管則袖中
金亦不下數十銖矣吾邑談相輩旣以此得貳卿且致
富云

嘉靖始終不御正宮

大內乾清宮以正德九年遇災旋鳩工鼎建役尚未竣比肅皇以正德十六年四月自郢中入奉大統暫居於文華殿亟促冬官晝夜繕治至十月而落成上始移蹕臨御垂二十年至己亥南巡則永壽宮已成至壬寅宮婢之變上因謂乾清非善地凡先朝重寶法物盡徙實其中後宮妃嬪俱從行乾清遂虛直至丙寅上賓始返龍蛻於大內蓋自踐阼之初及彌留之際皆於別宮行吉凶禮說者謂世宗以禁中爲列聖升遐之所意頗疑懼而永壽則文皇舊宮龍興吉壤故聖意屬之古云先

天而天弗違世宗有焉

## 大行喪禮

本朝大行皇帝皇后初喪每寺各聲鐘三萬杵葢佛家謂地獄受諸苦者聞鐘聲卽甦故設此代亡親造福於冥中非云化者有罪爲之解禳也聲鐘一事累朝皆見之詔旨葢自唐宋以來相沿已久惟冥鏹最屬無謂今貴賤通用之如周世宗發引以楮爲金銀錁黃者名泉臺上寶白者名冥游亞寶已爲可笑至宋高宗梓宮就道百官奠用紙錢差小孝宗不悅諫官云紙錢乃釋氏使人以過度其親者本非聖主所宜孝宗曰邵堯夫何

如人祭先必用紙錢豈生人處世如汝輩能一日不用錢乎則此亦相傳故事本朝雖用而不以此相高賢於前代多矣

## 實錄紀事

世穆兩朝實錄皆江陵故相筆也於諸史中最稱嚴核其紀新鄭將去爲南北科道及大小臣工所聚劾以爲仵迎合時情而參高保徐尤屬諂媚況上未嘗有意棄徐紛紛保之何爲其言可謂至公及至奪情戀位一切保留徧大小南北倍於諸徐之時而杖譴忤意者以快睚眦又有華亭所不爲者其於新鄭幕客吏科都給事

韓原川楫等亦極筆醜詆曰爲無忌憚小人豈非眞正實錄及吏科都陳錦江三謨等入幕後獻諛畫策與韓蒲州諸公無異顧一一任爲腹心資其角距恬不爲異則笑人適以自笑也頃見屠緯眞曇花記其塡詞皆無足取惟內廬杞說白云我做秀才時也曾駡過李林甫來此一語也亦後來黃扉藥石矣

## 實錄難據

本朝無國史以列帝實錄爲史已屬紕漏乃太祖錄凡經三修當時開國功臣壯猷偉略稍不爲靖難歸伏諸公所喜者俱被劃削建文帝一朝四年蕩滅無遺後人

又括捃拾百千之一二耳景帝事雖附英宗錄中其政
令尚可考見但曲筆爲多至於興獻帝以藩邸追崇亦
修實錄何爲者哉其時總裁費文憲等苦無措手至假
借承奉長史等所撰實錄爲張本後書成俱被𧢲賞至
太監張佐輩濫受世錦衣可哂亦可歎矣今學士大夫
有肯於秘閣中借錄其冊一展其書者乎止與無隻字
同其修承天大志亦然但開局太遲詞林諸公各具事
希寵紛紛不定比成未幾則世宗已升遐矣總之皆不
經之舉也

兩朝仁厚

世宗末年一更嚴明之政如海忠介狂戇尚能容之貽謀穆廟以迨今上禮遇士大夫絕無往年論報見法之事惟初政逮訊廷杖數君子皆出權相意後皆不次登用僅臨江錢知府若賡以濫刑被劾坐辟亦意在重懲酷吏終以輔臣請貸至今長繫李見羅中丞以滇事下獄七年而從戎近年礦稅忤旨者或致逮繫非久即釋惟曹心洛侍御學程以爭東封在獄稍久頃得旨編戍出獄之日京師擁曹歡呼者數萬人且頌聖主如天之量云

主上改臣下名

世宗時喜改臣下姓名如改張相國璁爲孚敬改袁中丞貞吉姓爲衷又改指揮僉事琴大鳴爲大聲是也穆宗朝掖縣趙官爲御史因巡方題差上見名不雅改爲煥今歷大司空以侍養歸弟名耀亦拜御史後以中丞撫遼左亦請告歸養其父名孟以明經官教授得封吏部左侍郎二子俱爲大九卿在膝下娛侍尤不易得云

○趙長公巡方爲陝西巡茶任滿而乃弟代之兄弟交承亦一時佳話事在今上初元

## 聖主命名

今上以癸亥八月生於裕邸時世宗惑於二龍不相見

之說凡裕邸喜慶一切不得上聞是年四月西苑玉兎生子七月又有白龜亦育之瑞廷臣俱上表賀而今上彌月不敢請行翦髮禮至穆宗即位大臣以立太子請上命先命名徐議冊立始以元年正月賜今御名故事命名在百日至是睿齡已五歲矣從來朱邸皇孫未有愆期至此者然而次年即主震方又四年龍飛開萬億年盛治千古未有也

朝覲官進獻

近以國用匱乏之議加田賦加關稅以至搜索贖鍰且有無礙官銀之說夫旣曰官銀那有無礙之理眞掩耳盜

銓也當穆宗戊辰外計時陝西副使姜子羔者上言朝覲官各有路費及饋遺私帑宜令進獻羨餘以佐國計且限爲定制布政司三百兩按察司二百兩苑馬行太僕一百兩運司府正二百五十兩府佐一百兩州縣正官二百兩州縣佐五十兩上曰進獻非事體且國用亦不藉此其勿許且并禁入朝官員不得借覲名科派大哉王言與歲進月進者天壤矣姜未幾即轉行太僕稍示裁抑猶有太平氣象云

今上聖孝

今上初登極尊禮兩官嫡母陳皇后上號仁聖皇太后

生母李皇貴妃上號慈聖皇太后每遇大慶輒增二字至丙申年則仁聖上仙慈聖獨享天下之養慶典頻舉丙午之春以皇太子曾孫誕生加上徽號曰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皇太后則聖壽僅六十有二○按本朝母后得親見曾孫者惟孝肅周后一人今慈聖兩履正同但孝莊后先崩時孝肅爲邪說所惑慮他日不得與英宗同穴欲改葬孝莊於他所賴大臣力諍而止今慈聖在位事仁聖最恭歲時尚執嫡庶之禮仁聖上仙悲慕逾禮宜其備享榮哀今上聖孝又千古所無白玉欄觀牡丹正偕先帝游賞無意人間信有之矣

## 今上御筆

今上自髫年即工八法如賜江陵吳門諸公堂扁已極佳麗其後漸入神化幼時曾見中貴手中所捧御書金扇龍翔鳳翥令人歎羨嗣後又從太倉相公家盡得拜觀批答諸詔旨其中亦間有改竄運筆之妙有顏柳所不逮者眞可謂天縱多能矣

## 貞觀政要

今上聖學高邃遠非臣下所及如戊子二月以春和初啓講筵上御文華講畢復傳諭閣臣申時行等曰唐魏徵爲何如人對以徵能强諫亦是賢臣上駁云徵先事

李密再事建成後事太宗忘君事仇固非賢者其時閣臣以伊尹就湯就桀爲比已非其倫又引太祖時佐命劉基等皆元舊臣顧其人可用否耳此語尤爲失當劉基輩用夏變夷豈魏徵處朋逐時可擬上遂置不問又傳聖諭云唐太宗脅父弑兄家法不正閣臣對曰倫理果虧閨門亦多慚德但納諫一事可取耳此語稍爲得之上意終不釋命能貞觀政要而講禮記閣臣又言宋儒云讀經則師其意讀史則師其蹟宜合通鑑與禮經參講上允之乃命先講尚書徐及通鑑以至大學衍義上之於經史後先權宜審矣至評論魏徵太宗眞千古

斧鉞惜乎對颺諸語稍未能助高深耳○通鑑一書今
上元年冬杪張居正嘗兩將本年講章進呈已首列此
書上命鏤版印行矣今閣臣何又以通鑑爲請似乎未
經御覽者意或卷帙浩汗啓沃未竟耶然貞觀政要亦
上初御講幄輔臣即以勸講至是乃厭薄中輟或以張
居正所進終未審當聖意耶然自政要罷後次年四月
遂不復御文華廣厦細旃迄成塵坌輔臣屢請不允其
年冬即有評事雒于仁酒色財氣四箴之疏庚寅元旦
召對以後閣臣亦不得復望天顏矣唐太宗貞觀之治
季年亦少遜焉葢古今同一慨矣

沖聖日講

列聖經筵每月用初二十二廿二凡三日而日講則不
拘期一切禮儀視經筵俱減殺僅侍班閣部大臣與詞
林講官及侍書等官供事然聖體稍勞則不御之日居
多值日詞臣依例進講章以備乙覽而已今上初登大
寶江陵相建議上每日於日初出時駕幸文華聽儒臣
講讀經書少憩片時復御講筵再讀史書至午膳而後
還大內惟每月三六九常朝之日始暫免此外即隆冬
盛暑無間焉以故十年之中聖學日漸坐致太平之治
昔英宗御極亦在幼沖初不聞三楊諸公付此朝夕納

誨遂使王振得盜國柄幾危宗社則主上早歲廟精眞
可隻千古矣
今上待馮保
上初以慈寧及江陵故待馮璫厚而不堪其鈐束屢有
以折之一日上御日講畢書大字賜輔臣等馮璫侍側
立稍傾欹上遽以巨筆濡墨瀋過飽擲其所衣大紅衫
上淋漓幾滿馮璫震懼辟易江陵亦變色失措上徐書
畢起還內時戊寅己卯間事故相申吳門巳從講筵入
閣是日正得上所賜大字其長公職方爲予言此時上
意巳作李輔國魚朝恩之想而馮璫尙以少主視之了

不悟也後惟癸巳年王太倉爲首揆蘭谿新建爲次因自請得御筆大字是後遂不復賜

壬寅歲厄

世宗中年靜攝齋居不御朝已久至壬寅冬十月而有宮婢之變主上已瀕危至丙夜始能言醫官用去血劑稍甦猶數日始能復故從此聖體愈康又二十五年丙寅而龍馭始上升眞古來奇事載籍所未覩今上御極之三十年壬寅二月上不豫數日至十六日己卯遂大漸上急召輔臣及部院大臣入至啓祥宮時內閣止沈一貫一人耳至則中官及鄭貴妃俱避不侍上命太子

及諸王跪聽上呼沈近前聽諭云朕享國已久亦無所憾佳兒佳婦今以付先生輔之為好皇帝勸其講學勤政且命向來礦稅悉罷并諸無稽之征停止釋詔獄及法司繫囚還職起用建言得罪諸臣此後遂當舍諸臣而去矣按此即玉几末命比及二更而上稍甦至次日庚辰則聖躬頓安寢膳復舊蓋垂殆者僅一晝半夜耳時東宮成婚甫三月故有佳兒佳婦之語如唐太宗故事是時垂拱內廷不視朝者亦十年矣今上神明威斷動法皇祖而罹災之歲亦屬壬寅恰恰六十年豈非上天仁愛同一示警哉上所頒聖諭旋即取回雖普天有

反汗之疑又三年爲乙巳冬命稅務歸併有司封閉礦洞撤回內臣出于遣於水火聖德遠被共祝聖壽較之世宗再御二十五年行且什伯倍之矣

壬寅上壽

壬寅之歲上聖齡甫滿四旬而御極已三十年至秋八月值上萬壽聖節內廷暬御輩思別效嵩祝以博天顏一啓者乃以上誕生及在宥合之爲七十歲上南山之觴大小監局競奢闘侈罄其力以備進奉時礦稅甫罷而旋興諸採榷使方憂喜交併間得此消息爭市瑰異未名之寶名孝順錢糧充金帛之賸左藏爲之充牣聖

情果大怡嗣後乾德壽皇小南內諸工及造龍鳳船亭之屬一切惟羣下所請而榷稅縱橫愈不可諫止矣然但行之禁掖惟閹尹宮娃輩共獻諛詞而已不以聞之大廷故諫官無敢以其事顯諍者蓋長生久視固聖主所樂聞況春闈啓祥召臣下驚魂甫定此舉雖似不經亦古所謂此非惡心也

百年四葉

邵康節謂自本朝建隆受命以後百年而僅止四葉詫以爲近古所未覩昭代歷年之久前此不必言即如世宗以辛巳入纘在位四十六年中更穆宗之隆慶而爲

今上之壬申御極今年己未恰已九十九年又祇三葉耳而聖躬强豫方共日升月恆三皇御宇俱百年以外茲且將四之使康節生今日其慶幸又何如也

北臺

今上仁儉至土木事尤爲減省惟辛丑年於禁城內乾方築一高臺臺名曰乾德臺閣名乾祐閣其鉅麗不待言而高入雲表望之眞如五城十二樓頃駙馬萬仲晦招同戚里諸公入遊西苑因試登之如旋螽然殊不覺足力之疲每一層卽有一小殿几榻什物畢具凡數轉未至其巓已平視兔兒山矣時天曙未久萬瓦映日大

內樓臺約略在目悚然心悸急促同行諸公趨下聞落成時主上以輭輿升陟則宮城外巷陌街逵如覽濟宮前後一帶皆近在肩睫聖心亦以下瞰爲非體嗣後僅以月夜再登今宸游不至已數年矣

章奏留中

先朝章奏亦有不報聞者然多是奏本若題本用印則係衙門公事例不留中卽不當上意再三更改亦可自今上厭臣下之屢聒一切庋之禁中屢催不下初亦甚以爲苦久而稍習遇大小興革主者自行其意第具本題知不復取上意可否而大權反下移矣臺省建白聞

有當取旨者則建言之人上疏以後即請謁政府云此本當條旨云云政府即唯唯如命一同屬吏之稟承於長官其名曰講旨此亙古未有之事福清在時尙未然

端陽

京師及邊鎮最重午節至今各邊是日俱射柳較勝士卒命中者將師次第賞賚京師惟天壇游人最勝連錢障泥聯鑣飛鞚豪門大估之外則中官輩競以騎射爲娛蓋皆賜沐請假而出者內廷自龍舟之外則修射柳故事其名曰走驃騎蓋沿金元之俗命御馬監勇士馳馬走解不過御前一逞迅捷而已惟閣部大老及經筵

日講詞臣得拜川扇香藥諸賜視他令節獨優今上初
年猶然自內操事興至甲申歲之午日預選少年強壯
內侍三千名俱先嫻習騎射至期彎弧騁轡實錦成羣
有京營所不逮者上大悅賞賚二萬餘金然是日酷熱
當值侯操諸璫擐甲操兵伺令於赤日中因而暍死者
數人按禁中本非觀兵之所其事起於正德初年葢不
特八虎輩各有偏裨列校倣傚外廷而本兵王恭襄亦
頂帒刺飄靛纓雜處於中貴之中矣今上因癸未謁陵
始選內臣具軍容扈從旋蹕後益廣其伍俱江陵敗後
事也近年來則內教塲已鞠爲茂草想武事置不講矣

○聞之先輩云孝宗在御日遇午節曾於便殿手書一桃符云綵綫結成長命縷丹砂書就辟兵符葢聖主好文宴衎自娛又與後聖不同如此其後午節惟世宗初元曾奉兩宮聖母游娛最後十五年又同李時夏言郭勛泛舟西苑賦詩唱和○按介子推以五月五日自焚而古來以冬至後一百五日禁火太原之地峭冷未解因禁煙寒食人多有死者何不考訂改正旣合楚晉二忠臣各享極盛民間餕角黍之餘卽寒食不至傷生也附以解頤

七夕

七夕暑退涼至自是一年佳候至於縣衣穿針鵲橋牛女所不論也宋世禁中以金銀摩睺羅爲玩具分賜大臣今內廷雖尙設乞巧山子兵仗局進乞巧針至宮嬪輩則皆衣鵲橋補服而外廷侍從不及拜賜矣惟大璫輩以瓜果相餉遺民間則閭閻兒女尙修乞巧故事而朝家獨無聞意者盂蘭會近道俗共趨且中元遣祭陵寢尤國家重典無暇他及耳江南李煜以七夕生至期其弟從益自潤州赴賀乃先一日乞巧江浙間俱化之遂以成俗直至宋淳化間始詔更定仍爲七夕亦奇事也

## 扈從頒賜

至尊初登極行郊祀大禮其四品以上及禁近陪祀官俱賜大紅織金紵袍若恭謁諸陵及行大閱則內閣輔臣俱賜蟒衣或超等賜服至鸞帶金銀瓢繡袋等物以壯扈從其次即及日講官以至文武勳戚部府大臣俱沾繡帶綵幣之賜皆主上肇行大禮特恩殊典一次耳惟閣臣未及受賜者則於踰年補給他官不爾也又錦衣衛官登大堂者拜命日即賜繡春刀鸞帶大紅蟒衣飛魚服以便扈大駕行大祀諸禮其常朝亦衣吉服侍立於御座之西以備宣喚其親近非他武臣得比以故

右列銜之名爲武翰林

六曹答詔稱卿

從來六尚書與左右都御史一切謝恩乞休之類旨下皆稱卿以示重不論南北也嘉靖之末以至今上初年凡南六卿一切吒名識者以爲非體萬歷己亥大計南六卿自陳旨下有得稱卿者一時以爲榮遇自後漸復舊制可謂釐正陋規矣王給事元翰忽於建白疏內攻輔臣條旨之失謂其獻媚大僚爲植黨地蓋未諳典故耳

御座後扇

今主上御門常朝黼扆之後內臣執一有柄之物若拳扇然用黃帕裹之自上陞座擁蔽於後降座則撤去從來不曾展開或疑爲雉尾之屬終莫知其眞後聞其名曰阜影乃先朝外夷所貢瑞物最能祓除不祥以故臨朝輒舉以衞御座未知果否

礦場

今開礦徧天下生民罹其毒說者以始禍歸罪張新建相公因考永樂十三年太監王房等督夫六千人於遼東黑山淘金凡九十日得金八兩又永樂十五年有言廣西南丹州礦發者命內臣開採歲餘得九十六金旋

紀為錫乃止時胡文穆當國江西之吉水人成化十年湖廣寶慶府開金礦歲役夫五十五萬湖南民爲水淹死及虎豹所食無算僅得金三十五兩始報罷時彭文憲當國彭亦江西之安福人

## 礦害

今開礦徧天下爲世亂階然權屬內璫與無賴奸宄故致紛紜耳按宋金冶有二十一處銀冶則登號等二十三州又三軍一監共冶場四十有八皇祐中得金萬五千餘兩銀二十一萬餘兩其後銀又增九十餘萬兩蓋所入止此堂堂天朝安用此刀錐之利然皆守令爲政

閭閈受害猶淺今日則敲朴善良必足其數發塚夷山以爲胷取之術矣○宋仁宗皇祐中金脈大發於登萊州其民掘地採取至有一塊重二十觔者取之不竭是時爲宋盛世豈眞地不愛寶耶